

2023.12.23

星期六 癸卯年十一月十一

今日4版 第8389期

APG 安徽出版集团 主管主办

国内统一刊号CN34-0062

邮发代号25-50

市场星报

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

阅读周刊

读书人、写书人、卖书人、编书人的朋友

从宋人文集中抽样出的206例士人阶层女性读者的墓志资料统计,许多女性并不拘泥于阅读一类书籍,她们通常会阅读不同内容的书籍。相比较而言,阅读佛道经典与儒家经典的女性居多数,其次是史书、诗词文、女教典籍及音乐类书籍,家训、天文历算、医药数术、诸子百家、方技小说类读物亦成为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内容。

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



(一)

佛道经典是士人阶层女性阅读最多的一类,而其中又以阅读佛经者居多。如刘攽记载,韩绛妻范氏“读释老书,尽以服玩施浮图氏”。吕陶记载,

乡先生光禄寺丞任遵圣妻吕氏“晚岁好佛书,知缘果大略,怡然若有得。绍圣元年四月壬子,忽感疾,闭目诵《金刚经》凡二卷,无一字舛谬”。士人阶层女性不仅自己阅读佛书,也有人亲自撰写佛书,甚至招募工匠版刻,如陈傅良记载:“蔡同年之母徐夫人,手写佛经九十五卷,往往得唐人笔法。”李纲记载:“庆国夫人鄱阳张氏,谨发虔心,募工镂板,印造《修西方念佛三昧集要》一部,普劝发无上菩提心者,至心归依西方净土。”

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所阅读的儒家经典主要包括: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等。如王安石记载魏氏,其夫曾“以进士甲科为广德军判官”,魏氏在丈夫死后,“亲以《诗》《论语》《孝经》教两子”。文同记载著作佐郎刘琚之女,“嗜学书传,无有不经览者,于左氏《春秋》尤能诵读”。袁甫记载通议大夫何楷之女何氏,“姿敏惠,父爱之,尤教以《孝经》《论》《孟》《诗》《书》《左氏传》及《内则》《女诫》,终身不遗忘”。

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史书者亦很普遍。如韩琦妻崔氏“好读诸史氏书,概知历代兴亡治乱之事”。王安石记载秘书丞吴芮母曾氏,“于财无所蓄,于物无所玩,自司马氏以下史所记世治乱、人贤不肖,无所不读”。范祖禹记载工部尚书李兑妻钱氏,“读经史佛道书,手不释卷”。郑獬记载昌化县令鲍宗师母陈氏,“好读古史,能疾书,日草万余字,见者不知其为妇人笔札也”。周必大的母亲王氏,

“通经史,博知古今事,不自以为能”。楼钥的母亲汪氏,“诸史举大端,兴亡之际,贤否之著者,类能道之”。

(二)

诗词文类书籍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阅读的重要内容。据学者统计,《全宋词》中收录女词人90多人,《全宋诗》中有

女诗人200余人。此外,《全宋文》中也有不少女性作者。毫无疑问,这些诗词文的女性创作者,必然是在阅读他人诗词文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。在笔者统计的墓志资料中,阅读诗词文类书籍的女性有30人,约占总数的14.6%。如晁补之记载尚书兵部员外郎陈诒之女陈氏,“幼警惠,尝阅白居易诗,一过能诵”。刘一止记载右通直郎胡汲妻莫氏,“自少小知书,浸长,作诗论文,如慧男子”。

宋代士人阶层女性所阅读的女教典籍,主要包括刘向《列女传》、班昭《女诫》以及历代史书中列女传的内容。就文献记载来看,班昭《女诫》和刘向《列女传》在宋代士人阶层女性读者

(三)

在宋代,许多士大夫均书写家训以规诫子弟,维系家族的繁荣。其中一些家训广泛传播,成为

社会中的普通读物,如袁采《袁氏世范》等。邹浩记载台州天台令王无咎妻曾氏,“性庄重,又积习家法,故自处以至于行,自幼以至于老,内外宗党为女、为妇与为母者,咸取则焉”。宋代士人阶层女性不仅阅读他人书写的家训、家法,而且有的女性亲自创立家法,并亲自书写以示后人。如朱熹记载清江士人时镐母邵氏,在丈夫死后,“具呼家人与为条约,亲写刻之屏,使同居有礼、缀食无专”,朱熹赞誉邵氏“得齐家之要”。上述事实表明,士人阶层女性不仅仅是家法的阅读者、遵守者,同时也参与家法的制定与传播。

宋代士人阶层女性除阅读上述诸类书籍外,一些女子还阅读天文历算、医药数术等自然科学书籍,如范祖禹记载工部尚书李兑妻钱氏,“自晓音律,精于历数”。周必大记载其妻王氏,“女工儒业,

中的传播更为广泛。如黄庶记载徐处士妻周氏,“幼而慧,乃使授古《女诫》七篇,习之”。范祖禹记载左藏库副使石继勋之女石氏,“幼奇警,能读班大家《女诫》”。李纲记载朝请大夫刘彝之女刘氏,“喜读书,能通其义,尝手书《列女传》,师慕往烈”。

尽管司马光《家范》强调“管弦歌诗”,“非女子所益习”,但就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情况来看,女性对于管弦歌诗的爱好始终没有停止过,以至于谢逸感慨说:“近世妇人,往往以吹竹弹丝、歌舞蒲博为事,而以蚕缲为耻,以至机杼生芝菌,而柔桑之径鞠为茂草者多矣。”谢逸此言或许有夸张之处,却反映出当时女性喜好音乐歌舞的风气。如陈襄记载秦国太夫人窦氏,“嗜佛书理性之说,尤晓音律”。宋祁记载夫人钱氏,“颇留心毫翰,洞晓音律”。蔡襄记载尚书职方郎中尹少连之女尹氏,“少聪警,识图书,辨音律”。

下至书算,无不洞晓”。李之仪记载其妻胡氏,讳淑修,字文柔,“尤精于算数,沈括存中,余(李之仪)少相师友,间有疑志,必邀余质于文柔,屡叹曰:‘得为男子,吾益友也。’”沈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数学家,从沈括的屡屡赞叹来看,胡氏在算数方面的才能当非常出众。韩琦记载尚书比部员外郎韩正彦妻王氏,“尝以尊幼被疾,外无良医,遂精意方书,昼夜研诵,卒通其大方。门内病者,或自治之,多获痊已”。朱熹记载夫人虞氏,“练养医药、卜筮数术,无不通晓”。

诸子百家、方技小说也是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内容。如晁补之记载尚书都官郎中李无竞之女李氏,“于书无不读,读能言其义,至百家方技小说皆知之”。刘一止记载中奉大夫阁驸妻高氏,“泛观六经诸子,识其大指”。

上述事实说明,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阅读范围是比较广泛的。虽然少数士大夫对女性的阅读范围作了规制,但就整体而言,士人阶层女性阅读内容的广度与深度,超过了士大夫的预设模式。

(本文摘自《宋代士人阶层的女性》,铁爱花著,新星出版社出版)

